

每一本书都是一道光

潘玉毅

一盏灯可以点亮一片空间,也可以点亮一段时间,但是一本书,却可以点亮人的一生,甚至点亮许多人的生。

漆黑的夜里,自房间里亮起一抹灯光或是烛光,不仅可以带给人光明,还会让人觉得温暖。即便这光是幽微的,也能把黑暗驱散;即便你身在冬日夜里,也不会觉得寒冷。

从书籍上释放出来的光芒像是迷路时偶遇引路人,他们手持灯笼,把你引导到先秦,引导到汉魏,引导到隋唐,引导到岁月长河里的任何一条支流,让你得以领略数百上千年前的风土人情。因为有书,每一个时代都好似一个陈列室,可以供人参观游览。当然,因为著书者的学识各有不同,你所看见的房间格局、陈列也是千差万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师、前辈常常叮嘱我们“读书要读好书,选书要选好版本”的缘故吧。

有书为引,你可以遇到许多的同好。他们可能是尚未成年的顽童,也可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可能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也可能是你闻名已久的博学之士。书籍这道光,把距离拉近了,把时光抹平了。它的光芒照耀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是读者,也是同学。奇文共赏,疑义同析,你与你所崇拜的古人、仰慕的对象也能互动交流。

众所周知,蜡烛再经用,灯再明亮,也有时限,不可能一直点亮。书就不同了,它所散发的光芒仿佛由太阳能转化而来,不用时还可以储存起来,当你把书中的知识化为己有,即使蜡烛没了,即使电停了,依然可以为自己照亮前路。

是的,每一本书都是一道光,当我们感到茫然,当我们举步不前时,它悄悄地在我们的行进的路上标好了方向。

清欢如茶

徐学平

闲翻旧书,偶见林清玄先生的散文《清欢》,标题不由得就让我眼前一亮。

一直都想找一个恰当的词语,用来形容日常生活中那种简单而朴实的快乐,想过几个都觉得不甚满意,而一见到“清欢”这两个字时,心生欢喜,倒觉得实在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清欢,是一种简单的快乐。快乐而又简单的莫过于孩子了,一块精美的糖果,一串冰糖葫芦,一枚五彩的石子,一只纸折的飞机……甚至只是一句简单的表扬,都能让他们开心上大半天。

清欢,它是清晨窗外传来的一声清脆的鸟鸣,它是黄昏天空闪现的一道美丽的彩虹,它是匆匆赶到又刚好搭乘上的末班车,它是急急寻找却突然出现的车钥匙……有时,我们感觉不到这种微小的快乐,只因,我们有了一颗蒙尘的心。

清欢,是一种素雅的味道。咸亨酒店柜面上的一小碟茴香豆,那是孔乙己的清欢;寻常的小葱拌豆腐里都能吃出生活的真味,那是汪曾祺的清欢……清欢,不一定非得都要清淡,关键还是简单。

红烧的鲤鱼算不上素雅,但垂钓时的乐趣却是一种清欢,宴席上不可避免荤腥,时常让人觉得油腻,但厨师烹饪时的专注也是一种清欢……有时,我们感觉不到这种素雅,只因,我们只去感知口头的滋味,却忽略了心头的滋味。

清欢,是一种淡泊的心情。有了一份淡泊的心情就不必再去刻意地去粉饰自己,也不必再去为了一份虚名、一点蝇利,而去上蹿下跳,煞费苦心,苟且钻营。心淡泊了,就会心无挂碍,行无羁绊,达到“人无求品自高”的境界。

只有一尘不染,一身正气,才容易拥有清欢。有时,我们无法淡泊人生,解放禁锢了的心灵,只因,我们无法让自己从纷乱的名利场中全身而退。人间最美是清欢,然而,看似简单的清欢,但想要真正做到这一点,着实很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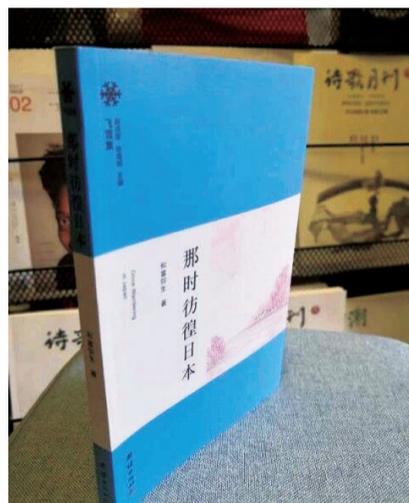
清欢太难,难在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们不再拥有那颗纯洁无瑕的童心,世俗的困扰让我们无法回归纯真;清欢太难,难在生活在喧嚣纷扰的尘世,我们不再甘心只做偏安一隅的观众,名利的追逐让我们无法守住初心;清欢太难,难在流连在物欲纵流的世界,我们不再满足于温饱无忧的平淡,欲望的沟壑让我们无法将它填满。

清欢,是心湖里荡起的一圈涟漪,是一种心境。清欢,是一种只可意会的心态,是一种简单快乐的心情。如果说,非要给“清欢”打个确切的比方,我想,那就应该是:岁月平淡似水,快乐简单如几片茶叶,茶溶于水,淡了,就是生活,酳了,便是清欢。

清欢如茶,素愿如禅。

简单、淡泊,泡的是心情,品的是心境,善泡茶者才能泡出香郁的气息,而善饮者则能品出香醇的滋味。

弥生《那时彷徨日本》简评



虽然风月同天,但由于山川异域,人们对于当代“日本华文学”还所知不多。事实上,当一代代旅日华人逐渐在异乡站稳脚跟之后,他们当中许多人重新拿起笔来用母语讲述自己难忘的经历和独特的感受。女作家弥生便是当代日华文学作家中非常活跃而又具有相当影响的一位。和李长声、姜建强等更侧重于从社会、文化角度观察日本不同,弥生更倾心于述说那些被日常生活反复淘洗、冲刷的细密感受,她的新著《那时彷徨日本》(团结出版社,2020年)便是这样一部深情讲述旅日三十年来心中万般美丽与哀愁的散文集。

文集中收录的作品最早的创作于1987年夏天,那时正是弥生初到东瀛不久,尚且在小木屋里艰难度日之时;最为晚近的则写于今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四十五篇文章绝大部分写于日本东京,个别篇什写于美国西雅图,还有一些得自于她漫步欧陆时。读过弥生的这些散文不禁让我想起巴金曾反复提及的一句话“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三十年来,母语可以说是弥生最宝贵的一件行李,它陪伴着弥生走遍世界更走过岁月,对于弥生来讲,她写文章也同样如同在生活。她自己也坦陈道“我尽量保留了这些属于我生命和心路历程的一些文章,未收入杂文或评论类的东西。我想,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怎样从一个熟悉的地方,到另外一片土地上生存和成长的,

希望



缱倦诉说着的美丽与哀愁

冯雷

也因此成为现在的我。”正因此,不妨把这部《那时彷徨日本》视作弥生的精神自传。

值得注意的是,弥生的这些文章有不少都是以时令季节和绿植花朵命名的,前者像《梅雨季节》《秋的表情》《初夏》《夏日炎炎里》《早春时节》《冬天的故事》等,涵盖了一年四季;后者诸如《一束野菊花》《梅花开了》《六月紫阳花》《屋久岛这片叶子》和《故乡的柿子树》等,花开花谢(这其实也是她一篇散文的题目)尽收笔端。东京四季有花、干净整洁,弥生笔下那些苍翠的生命不知道是不是她睹物移情的心绪表达。在季节与花朵的烘托之下,文章中的弥生如同草木一样谦卑地领受着生命中的意外与感悟。弥生的文笔波澜不惊,叙事抒情之外一般不做太过华丽的修饰,文章的结尾大多从容、乐观。她并不讳言别人对自己的猜疑,“有人说,你只会写风花雪月,我不辩解。风花雪月给我的世界,美丽而单纯,宁静而温馨,让我在伤痕累累里得到休息和安慰。”包括从《一面之缘,两岸乡愁》里她对余光中的提问也大约可以窥得她的理念与风格,弥生创作的核心可以说是向着真善美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她的诗文都是些吟风弄月、自怨自艾之作。早在东渡之初,弥生便写到“愿夏与每个热爱生命的人同在!愿夏在每个生命里永驻!愿每一个生命的夏天都是美好和明朗的!”然而她自己显然无法预料到在经历了母亲盛年弃世之后,自己的生活还有大大小小的波折、磨难,丈夫在病休期间被同事窃取了公司、壮心不已却渐入晚景,公公事业有成但却丢掉了“父亲”的头衔,更不要提自己两次化险为夷,等等等等。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些不过是“生老病死寻常事”,但是想一想就在不久前还有好多人、好多朴素、简单的愿望不就没能撑到“等疫情结束之后”吗?在略显庸常的生活中玩味那些小小的希冀、错愕、意外甚至于悲伤、愤怒,这又何尝不是“日常生活书写”时代的文学所必须的修炼呢?也正因此,弥生这近四十年的创作经历,她笔下的那些美丽与哀愁,未尝不是同代人的一部精神自传。